

On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Nolde's Expressionism for the Fusion of Lacquer Painting and High-Temperature Glaze

Kewenxin Ma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China

Abstract

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German expressionist artist Emil Nolde centered on "primitive emotion" is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in this paper. Such exploration i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the contemporary fusion creation of lacquer painting and high-temperature glaze. Nolde held that art should go beyond superficial imitation to strongly express the inner spirit, offering a key aesthetic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ymbiosis of the two materials in texture and color. Research reveals a structural tension between the rigorous controllability of lacquer art and the high accidental explosiveness of high-temperature glaze firing,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 will and intuitive impulse in Nolde's art. Their integration is not a simple technical superposition but an expressionist "form-giving" practice that embodies inner emotions. This study brings strong spirituality and expressiveness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ath for cross-media art creation.

Keywords

Expressionism; Emil Nolde; Lacquer Painting; High-Temperature Glaze; Material Language; Emotional Expression

论诺尔德表现主义对漆画与高温颜色釉融合创作的美学启示

马可文心

景德镇陶瓷大学, 中国·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要

本文系统探讨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埃米尔·诺尔德以“原始情感”为核心的美学思想, 其对当代漆画与高温颜色釉融合创作具有理论指导与实践价值。诺尔德主张艺术应超越表面模仿、强烈表达内在精神, 为解读两种材质在肌理、色彩、质感上的共生关系提供了重要美学视角。研究发现, 漆艺严谨的可控性与高温窑变的偶然爆发性之间存在结构张力, 与诺尔德艺术中理性意志和直觉冲动的辩证关系高度契合。二者融合并非技艺叠加, 而是在表现主义层面为内在情感完成物质“赋形”。该研究为传统工艺现代化转型注入精神性与表现力, 也为跨媒介艺术创作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表现主义; 埃米尔·诺尔德; 漆画; 高温颜色釉; 材质语言; 情感表现

1 引言

当代艺术创作整体图景里, 材质本体语言的深度探索早已渐渐取代对表面形式的浅薄追求, 成了艺术家表达内在精神与生命体验的关键途径, 这一明显转变跟二十世纪初起源于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思潮有着极为深刻且无法忽视的美学共鸣。以埃米尔·诺尔德等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毅然拒绝印象派对光色现象的机械模仿, 鲜明地着重指出艺术源于内在的、强烈的冲动, 是原始、剧烈、绝对的情感的直接呈现与宣泄, 诺尔德有句广被引用的话, 他觉得艺术根本上是要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能看见的, 这种“不可见之物”就是人类心灵世界复杂、深沉且往往难以用言语描述的内在情感与生命体验。

【作者简介】马可文心(2003-), 女, 中国湖南邵阳人, 硕士, 从事陶瓷绘画研究。

2 表现主义的再审视与材质研究的转向

在对漆画感兴趣并深入了解、于陶瓷艺术创作实践时, 笔者深深体会到这两种源于东方古老传统的材质各有巨大的表现潜力, 但当代语境下二者的艺术表达都面临不同瓶颈和挑战。漆画工艺虽精妙且流程严格, 但情感表达常过于内敛、装饰化而缺乏直击灵魂的视觉冲击力, 高温颜色釉虽然变幻多端、瑰丽自然, 却因过分依赖偶然效果可能使作品失去精神深度、内在意义变得空洞。创作陷入困惑时, 诺尔德充满原始生命力、有着宗教般狂热情怀的画作(像他的名作《最后的晚餐》, 1909年)凭借不加修饰的粗犷笔触和极具精神震撼力的色彩组合, 给我们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突破思路: 艺术材料本身是否能像诺尔德画里的色彩一样抛开附属地位, 直接变为情感载体、精神化身而不是被动无为的技术媒介呢?

经过上述思考后, 本文想要把诺尔德的表现主义理论

体系有条不紊地带入工艺美术材质研究领域，因为笔者觉得漆画和高温颜色釉深度融合后的深层美学价值、精神性维度能在诺尔德构建的美学框架里清晰彰显且有效解读。具体来说，在漆艺创作中，工序严谨复杂且肌理效果控制精准，这能看成艺术家让混沌情感有了清晰形式的“理性意志”表现，并且在高温窑变时，釉色流动、肌理生成充满偶然性、难以预料，这就像是情感世界里原始又自发的“直觉爆发”，二者在创作中碰撞交织最后融合，本质上是在物质材料层面上开展的有关“控制与释放”的表现主义实践。下面会围绕这个核心观点，从理论是否契合、表现张力如何、有没有实践案例以及对未来有什么启示等多方面一层接一层地详细论述。

3 诺尔德的“原始性”情感与材质的自主表达

诺尔德表现主义美学以极度推崇和不断追寻“原始性”情感为核心基石，他深受尼采哲学里的“酒神精神”以及非西方原始艺术（像非洲面具、大洋洲雕刻）的影响，认为被现代工业文明驯化软化的艺术失去了原本的生命力，所以真正的艺术创作得勇敢回归人类情感体验的源头之地，去抓住并展现那种混乱未辨、强劲涌动且没被理性过多修饰的内在真实，为了达成这种极具震撼力的表达，他有意让色彩和形式具有很高的自主性和独立价值，使其完全摆脱单纯再现物象的功能，直接与特定的情感状态和精神氛围相对应。^[1]

把这一理念用于当代材质研究，就要从根本上转变思路，不把漆和釉当作被动加工的材料，而视为有生命与性格的创作参与者。天然大漆在荫干固化中会自然形成深沉色泽与微妙皱缩肌理，自带古老神秘、历久弥新的独特质感，与诺尔德艺术中追求的原始力量和宗教情感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就像学者王春雨在《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情感结构》里准确点出的，诺尔德的色彩体系根本不是用来描摹客观世界的，而是用来“呐喊”的，并且他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是要一下子打动观者灵魂深处的。^[2]色彩自主表现性被强调到那么极端，高温颜色釉在千度窑火里自由流淌、结晶、发色后展现出来的视觉张力，在美学本质方面是相通的。

高温颜色釉窑变效果难以完全预判，艺术家常将其视为自然意志与火的语言，是火土交融形成的视觉奇观，如同诺尔德笔下不受理性约束的奔放色彩，展现出超越人为操控的原生创造力。因此当代艺术家更应做材质的引导者与对话者，尊重材质特性，在互动博弈中把内在情感物化为可视形态。我在创作中也发现，强行让釉料服从预设草图会使作品呆板，而顺应材质、在控制与释放间寻找平衡，作品反而充满生命力，这正是对诺尔德尊重材料自主性理念的实践印证。

4 控制与爆发：漆釉共生中的表现主义张力

诺尔德艺术具有持久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源于其作品内部持续存在的张力结构。该张力表现为两种力量

的相互制衡：一方面是基于内在冲动对原始情感进行强烈表达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形式法则与构图理性对这种冲动进行凝定与塑形的自觉意识。这种“受控的激情”或“有组织的混沌”状态，体现了诺尔德表现主义美学。

在当代艺术实践中，漆画与高温颜色釉所形成的共生关系，从材料属性与工艺层面有效地呼应并具身化了此类诺尔德式张力结构。

4.1 作为“情感爆发”载体的高温颜色釉：

窑变有着充满偶然性的本质，这可以看作诺尔德画作里那种奔放的、好似随时要挣脱形式束缚的笔触与色彩于立体空间中的物质化对应物，它集中体现出艺术创作“非理性”部分，是情感原始能量自然而然的迸发，就像一件期望烧成绚丽红色的铜红釉作品，放进窑炉后，还原气氛合适时也许能有如朝霞般烂漫的理想颜色，但气氛稍微波动或者温度曲线有点不同，就可能出现局部不透明、黑得发沉的斑点或者意想不到的绿苔点，每次开窑都是这样充满悬念且很难完美复现的效果，就像一场没法预先排练、也无法重复的情感宣泄，其结果天生就有原始生命力与难以名状的神秘感，给作品打下了基调性的情感底色。^[3]

4.2 作为“形式控制”体现的漆画肌理：

肌理产生的物理基础在于天然大漆独特的流动性、黏稠度、干燥条件以及包容性，并且蛋壳、金属箔、螺钿、骨石这些镶嵌材料自身断裂的形态、光泽和质地就形成了最原始的“材料肌理”，所以艺术家运用刻、雕、堆、埋、磨、绘等主动技法构建肌理形态是有意识的行为，例如雕漆层层剔刻、堆漆起伏如浮雕，而且漆艺过程还存在很多“偶发”效果，比如漆液在特定温湿度下偶然形成皱漆，或者两种色漆相互渗透产生无法完全复制的斑斓纹样。^[4]漆艺有着繁复又严苛的工序，从底胎制作到反复髹涂荫干，再到精细刻填镶嵌，最后研磨推光都极耗时间与耐心。这正好对应诺尔德艺术里控制与赋形的一面，艺术家掌控好刻漆深浅、堆漆厚薄、研磨节奏，就能精准塑造肌理光泽与空间关系，用全部技艺和审美意志为混沌的原始情感搭建结构梳理脉络，让情感得以稳定呈现被人深度感知。

将二者创造性结合后，自然形成围绕“控制与爆发”主题的戏剧化艺术实践。艺术家首先通过窑火锻造获得具备随机性与情感张力的釉变基底，此过程可视为“爆发”阶段的体现。随后艺术家需审视窑变形成的自然痕迹并作出回应，类似于诺尔德直面内在情感波动时，以高度控制的漆艺技法进行干预，实现精神层面的深化。例如运用大漆特有的温润质感与亚光表层调节釉面过度强烈的光泽，赋予视觉感受以内敛深度；或借助漆色本身的沉静深邃平衡釉彩绚丽可能引发的浮躁倾向，增强作品稳重感；亦可通过刻漆产生的清晰线性语言，对釉料流动形成的混沌结构进行分割与重构。通过漆艺赋予的理性控制，在材质与意象的互动中完成从自然随机性到人文意志表达的转换，实现精神升华。

4.3 案例启示：从诺尔德到当代材质实践的想象与分析

若以诺尔德艺术精神创作漆釉综合材料作品，可先经高温窑变烧制出紫红与深绿交融、边界模糊、动荡狂野的釉面基底，作为内在激情的原始表达；再以掺金属粉的黑漆，用粗重肯定的笔触，绘出简化、扭曲且具象征意味的人形或图腾符号；以轮廓清晰、质感沉稳的漆绘线条，为混沌釉面赋予形式、结构与精神指向。作品最终在情感爆发与形式控制间形成张力平衡，兼具情绪冲击力与精神深度。这类探索在当代工艺美术前沿展览中已现雏形，虽非主流，却极具启发价值。

5 当代实践与未来展望

将诺尔德表现主义理论用于当代漆釉创作，并非简单风格嫁接，而是要求创作者从“技术执行者”转为“情感引导者”：主动解读窑变的情感密码，用漆艺调控情感节奏与精神焦点。

国内景德镇等地已有青年陶艺家尝试将大漆技法与强窑变釉色结合，在釉的“幻”与漆的“质”间建立视觉关联，但实践多停留在形式层面，对诺尔德强调的“内在必要性”——情感深度与强度挖掘不足。若无深刻情感与精神内核，再精湛的技艺融合也易流于表面，凸显理论指导的紧迫性。

往后看，漆釉创作和研究受诺尔德美学启示可能沿下面这些路径进一步深入开拓：

其一，在创作实践方面，艺术家应当被鼓励更加自觉且有条理地汲取表现主义艺术的视觉资源以及精神养分，这不但是对诺尔德色彩与构图的借鉴，更要学习他把个人对于生命、宗教、自然的强烈感受转化成艺术形式的方法，创作者能够试着以特定的情感主题，像“狂喜”“压抑”“救赎”为中心做一系列创作，探究漆釉材质在展现人类复杂情感光谱上有着怎样的极限可能。

其二，理论建构方面，东方传统美学里的“写意精神”“气韵生动”等核心概念可拿来和诺尔德思想体系做深入比较以及相互阐释，因为东方写意艺术讲究“意在笔先”“直抒胸臆”，这和表现主义有内在联系，所以开展这样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也许能突破中西艺术理论的界限并构建出植根东方材质传统、兼具当代眼光和人类共同情感的“东方表现主义”理论话语。

其三，在传播与接受层面，随着艺术生态朝着多元化发展，美术馆、当代艺术空间以及公共艺术领域能够接纳更多这类着重于精神性与材料表现力的作品，并且在策展人精确的学术阐释之下，再配上与观众互动体验的设计，这样公众在领略作品技艺之美时，也能体会到材质背后承载的情感冲击与精神追问。

6 结语

诺尔德的表现主义理论，揭示了漆画与高温颜色釉材质共生的深层美学。本研究表明，两者融合不只是工艺结合，更是对诺尔德“为内在情感赋形”的艺术实践。高温颜色釉以窑变偶然性承载原始情感，漆画则以可控肌理实现情感的形式塑造与精神深化。二者创造性共生形成独特的‘受控的爆发’美学状态，这不仅是诺尔德艺术震撼力的内在奥秘，也为当代工艺美术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崇高的精神引领。^[5]

这一研究启示我们：传统工艺现代化创新的关键，不在追求猎奇外表，而在深挖材质的精神表现力，使其成为连接内心与现实的纽带。未来创作者既要做技艺精湛的匠人，更要做情感真挚、思想深刻的“诗人”，让古老材料在当代焕发出时代情感与灵魂。以精神表达为核心探索材质，工艺美术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在当代艺术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万云祥.“困惑”情感在油画创作中的表现[D].湖南科技大学, 2023.DOI:10.27738/d.cnki.ghnkd.2023.000198.
- [2] 王春雨.《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情感结构》.发表于《美术大观》, 2018年第7期, 84-86.
- [3] 李丽芳,程贵生,范新晖.浅析智能温控窑变釉技术[J].佛山陶瓷, 2025,35(12):36-38.
- [4] 刘怡晗.漆画创作中“肌理语言”的表现力与情感传达[J].艺术大观,2025,(29):13-15
- [5] 李宏.西方现代绘画欣赏[J].中国美术教育,2000,(01):46-48.